

明帝國宮廷製圖師考

林梅村

【提要】 明代宮廷沒有西方式專業製圖師，宮廷畫師往往充當皇家製圖師。《大明混一圖》海內部分根據明初宮廷畫師周位《天下江山圖》繪製，而海外部分則根據元代吳門畫師李澤民《聲教廣被圖》改繪。《鄭和航海圖》根據伊斯蘭地圖和鄭和艦隊實測圖繪製，由內閣首輔大臣楊士奇委託謝庭循主持繪製。《蒙古山水地圖》繪於嘉靖三年至十八年，吳門畫師謝時臣實乃這幅地圖的主要繪製者。

明代宮廷沒有西方式專業製圖師 (cartographer)，明代地圖有些採用青綠山水畫形式，因此，宮廷畫師往往充當製圖師。目前所知明代世界地圖如《大明混一圖》(1389)、《鄭和航海圖》(1425—1433) 和《蒙古山水地圖》(1524—1539) 等，皆出自明代宮廷畫師之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全面調查中外地理學史料、明代宮廷繪畫史料，探討這三幅明代世界地圖的創作過程及其宮廷畫師。草擬此文，見教於海內外研究者。

一、《大明混一圖》之宮廷畫師

明朝開國不久，宮廷畫師就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名曰《大明混一圖》。絹本設色，縱 386 釐米，橫 456 釐米。方位上北下南，未標比例尺，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圖一)。此圖繪製過程未見檔案文獻記載，圖上亦無繪製時間和作

林梅村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圖一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明混一圖》

者。根據圖上有時代特徵的幾個地名，研究者推定繪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①。

1389年，明王朝下西洋活動尚未開始，明初宮廷畫師的世界地理知識當源於元代地理學。洪武元年(1368)，“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守宮門，禁士卒侵暴，遣將巡古北口諸隘”^②。既然徐達進元大都(今北京)後封存了元宮內府各類檔案，那麼，《大明混一圖》無疑參考了元宮內府藏世界地圖。

有元一代創作了許多氣勢恢宏的世界地圖，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按“計里畫方”的方式繪製，如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③；另一類按“青綠山水畫”的方式繪製，如元代吳門畫師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兩圖原本久佚，不過，1402年金士衡等朝鮮名臣根據《聲教廣被圖》等明代地圖繪製了另一幅世界地圖，名曰《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圖二)。此圖原本亦未流傳下來，日本貴族大谷家族藏



圖二 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有一幅 15 世紀末臨摹本，據說是文祿之役後，豐臣秀吉賜與西本願寺的（一說明治初年大谷光瑞在朝鮮買入）。這個摹本繪於繒帛之上，縱 1.5 米，橫 1.63 米，現藏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④。

稍加比較，不難發現，《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與《大明混一圖》一脈相承，祇是朝鮮半島被刻意放大。圖上權近題跋曰：

天下至廣也，內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約而圖之於數尺之幅，其致詳難矣。故為圖者皆率略。惟吳門李澤民《聲教廣被圖》頗為詳備；而歷代帝王國都沿革，則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圖》備載焉。建文四

年(1402)夏,左政丞上洛金公(金士衡),右政丞丹陽李公(李茂)變理之暇,參究是圖,命檢校李薈,更加詳校,合爲一圖。其遼水以東,及本國之圖,澤民之圖,亦多缺略。今特增廣本國地圖,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圖。井然可觀,誠可不出戶而知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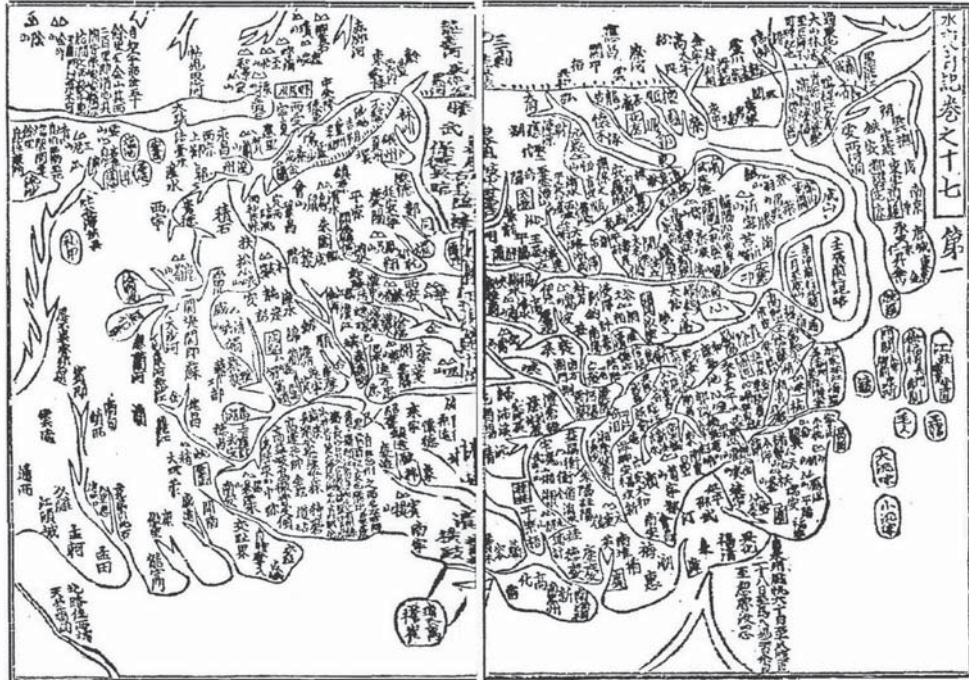
至於兩圖之間的關係,研究者認爲,《大明混一圖》的國內部分依照元代清俊《混一疆理圖》、元代朱思本《輿地圖》繪製,而非洲、歐洲、東南亞部分和《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同源。後者圖上有跋文說是建文四年(1402)金士衡等朝鮮名臣,根據吳門畫師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天台僧清浚的《混一疆理圖》繪製,又由權近根據朝鮮地圖增繪了朝鮮和日本部分。故知《大明混一圖》的非洲、歐洲、東南亞部分依據《聲教廣被圖》。《混一疆理圖》沒有繪出印度,那麼,《大明混一圖》的印度部分也許依據元代回回地理學家扎馬魯丁的《地球儀》和元代彩繪地圖^⑤。

陳佳榮在明人筆記《水東日記》弘治刻本、嘉靖刻本以及《文淵閣四庫全書》附圖中,發現了清俊所繪《混一疆里圖》的詳略兩種摹本,常熟徐氏弘治(1488—1505)刻本稱之爲《廣輿疆理圖》(圖三)。該圖福建海域有圖注:“自泉州風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馬八兒,二百餘日至忽魯沒思(今霍爾木茲島)。”^⑥清康熙刻本稱之爲《廣輿疆理圖》。該書卷十七記載:

予近見《廣輿疆理》一圖。其方周尺僅二尺許,東自黑龍江西海河,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歹灘通西,皆界爲方格,大約南北九十餘格,東西差少。……

該卷又錄嚴節圖跋曰:

此圖乃元至正庚子(至元二十年/1360)台僧清浚所畫,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廣袤萬餘。其間省路府州,別以朱墨,仍書名山大川水陸限界。予喜其詳備,但與今制頗異,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之。黃圈爲京,朱圈爲藩,朱豎爲府,朱點爲州,縣繁而不盡列。若海島沙漠,道裏遼絕,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槩焉。時景泰壬申正月,嘉禾嚴節貴中謹識(郡邑間有仍舊名者,既不盡列,不復改也)。^⑦



圖三 清俊《廣輪疆里圖》

明初宋濂稱《混一疆理圖》為《輿地圖》。他在《送天淵然而禪師浚公還四明序》寫道：“天淵，名清浚，台之黃岩人。……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⑧陳佳榮認為《混一疆理圖》不是《廣輿疆理圖》，並推測清浚或為《大明混一圖》作者之一^⑨。周運中不同意此說，因為史書裏沒有清浚為《大明混一圖》作者的直接史料。他認為，《大明混一圖》的來源應該是多樣的，而非單一的^⑩。

從權近題跋看，《大明混一圖》的海外部分源於《聲教廣被圖》，該圖作者李澤民的世界地理知識當源於阿拉伯地圖。早在元代初年，伊斯蘭地圖就傳入中國。《秘書監志》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十六日奉秘書監臺旨，福建道騙(馮)海行船回回每(們)，有知海回回文刺那麻，具呈中書省行下合屬取索者。奉此。”^⑪元代回回文指波斯文^⑫，所謂“刺那麻”譯自波斯語 rāhnimāy(指南)^⑬，相當於阿拉伯語 rahnami(指南)^⑭。

阿拉伯人的科學知識來自古希臘學者，至少三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的著作對伊斯蘭科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第一部是《天文學大成》(*Almagest*) 13 卷,第二部是《地理學指南》(*Guide to Geography*) 8 卷。後者全面探討希臘羅馬地理知識,開始用經緯度表示方位。該書第 8 卷由 27 幅世界地圖和 26 幅局部區域圖組成,以後多次刊印,通稱《托勒密地圖》。托勒密第三部著作是有關占星術的《占星四書》(*Tetrabiblos*),書中嘗試改進占星術中繪製星圖的方法,以便融入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地理學》一書在 9 世紀初便有了阿拉伯譯本,書中對伊斯蘭帝國疆域內各地記載的不準確之處,很快被發現並代之以更準確的記述。阿拉伯文初譯本早已佚失,但此書對伊斯蘭地理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毋庸置疑^⑤。阿拉伯人將地圖稱作 *rahnamī*(道路指南)可能源於托勒密《地理學指南》。

元代初年對伊斯蘭地圖作出重要貢獻的,首推伊利汗國學者加茲溫尼(*Abu Yahya Zakariyā'ibn Muhammad ibn Mahmud-al-Qazwīnī*)。1203 年生於波斯北部加茲溫,後來到巴格達受高等教育,1232 年遷居大馬士革。黑衣大食末代哈裏發莫斯塔欣(*al-Musta'īm*)執政時(1242—1258),出任瓦西特和希拉城推事。伊利汗國時期在巴格達從事寫作,卒於 1283 年^⑥。加茲溫尼不僅是地理學家、天文學家、自然史家,而且還是醫生和科幻小說家。1280 年,他用阿拉伯語寫成《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Aja'ib al-makhlūqat wa-ghara'ib al-mawjudat*)一書,並覬獻給了伊利汗國巴格達總督志費尼(1226—1283)。後者以撰寫《世界征服者史》聞名於世。《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為加茲溫尼帶來極高聲望,該書不僅翻譯成波斯語,而且譯成了土耳其語。

美國國家醫藥圖書館(*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藏有一部《世界奇異物和珍品志》波斯文譯本,該書共有 335 頁和 150 幅波斯細密畫,刊於回曆 944 年(1537/1538)。書中有一幅《圓形世界地圖》描繪非洲、亞洲和印度洋(圖四),大約繪於 1280 年(至元十七年)^⑦。北京大學波斯語教授王一丹告訴我,圖上文字為阿拉伯文,沒有翻譯成波斯文^⑧。圖中以尼羅河為界將非洲一分為二,印度洋與大西洋連接,尼羅河在發源地月亮山之南流過。《大明混一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和《廣輿圖》將非洲南部畫成大三角形,並在非洲大陸中心繪大湖,實際上受《圓形世界地圖》之類的伊斯蘭地圖的影響。有學者



圖四 《加茲溫尼圓形世界地圖》阿拉伯文抄本

根據《大明混一圖》提出，中國人最先正確認識到非洲大陸的形狀¹⁹。殊不知，中國人對非洲的地理知識實際上來自伊斯蘭地圖。

日本學者青山定雄注意到，羅洪先撰《跋九邊圖》提到元代畫師李澤民²⁰。羅洪先是明代地理學家，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今江西吉水）。嘉靖八年進士，歷任翰林院修撰、春坊左贊善。因上疏得罪世宗，削官為民。從此淡泊名利，潛心治學，耗時十數年撰寫《廣輿圖》，著有《念庵集》二十二卷。朱思本的《輿地圖》完成於元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1311—1320）。羅洪先根據朱思本《輿地圖》增纂《廣輿圖》，約完成於嘉靖二十年（1541）。首都圖書館藏萬曆七年刊本稱之為“朱思本繪，羅洪先增纂《廣輿圖全書》”²¹。關於《廣輿圖》的編纂過程，羅洪先《跋九邊圖》曰：

古者，男子生懸弧矢，示有事四方；及其長也，憂樂以天下也。故夫子

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與者，必好謀而成。雖慎戰，戰則必克，非衛靈問陳，未嘗無對也。不幸舍而藏焉，猶曰隱居以求志。然則聖人之學，不可見乎。余少慕虛厭世事，不知異於聖人也。已而悔之，則身病矣。而又以罪廢，日聞邊警，但覽圖而悲思，見其人無由也。某大夫遣畫史從余畫圖，冀其可語此者。因取《大明一統圖志》，元朱思本、李澤民《輿地圖》，許西峪《九邊小圖》，吳雲泉《九邊志》，先大夫《遼東薊州圖》，浦東牟、錢維陽《西關二圖》，李侍御《宣府圖志》，京本《雲中圖》，新本《宣大圖》，唐荆川《大同三關圖》，唐漁石《三邊四鎮圖》，楊虞坡、徐斌《水圖》凡一十四種，量遠近，別險夷，證古今，補遺誤，將以歸之。蓋再浹旬而就，然非飽食無所用心者矣。昔陶侃運甓比於惜陰，將以致力中原，議者取其志而未與其學。某君如有志也，其必賢余於博弈，而無自畫於運甓矣乎！²²

所謂“元朱思本、李澤民《輿地圖》”，當為朱思本《輿地圖》和李澤民《聲教廣被圖》的統稱，那麼，羅洪先繪製《廣輿圖》時（1551）參考過《聲教廣被圖》。李澤民乃元末一介書生，他又是如何得到西域、南海地圖的呢？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認為：“元代大食人瞻思（Shams）具有很高的漢文化水準，著作很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域異人傳》和《西國圖經》兩種。此兩書皆見於《千頃堂書目》著錄，或明代尚存，後散佚。《西國圖經》肯定是阿拉伯、波斯地理圖籍的翻譯或據以編寫的書。瞻思曾經在江南地區做官多年，推測江南士大夫有可能看到他的書。”²³

李澤民生平不詳。元末烏斯道《刻輿地圖序》記載：“本朝李汝霖《聲教被化圖》最晚出，自謂考訂諸家，惟推《廣輿圖》近理，惜乎，山不指處，水不究源，玉門、陽關之西，婆娑、鴨綠之東，傳記之古跡，道途之險隘，漫不之載。及考李圖，增知廣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淆。今依李圖格眼，重加參考。”²⁴故知李澤民又名李汝霖，二者當一字一名，而《聲教廣被圖》亦名《聲教被化圖》。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認為，李澤民的世界地理知識源於元代民間流行的阿拉伯地圖或譯本，不一定正確。顯然，《聲教廣被圖》是動用元朝國家力量編制的，祖本當系元宮內府藏圖，與《大明混一圖》依據的元代世界地圖同源。因此，李澤民可能是元代宮廷畫師，才有機會獲得元宮內府藏圖。

李澤民乃元代吳門畫師，那麼，《聲教廣被圖》當採用吳門畫師熟悉的山水畫形式，也即《大明混一圖》所用青綠山水畫形式。唐代以來中國人稱世界地圖為“華夷圖”，蒙古入主中原後改稱“混一圖”。我們認為，《大明混一圖》的海外部分實乃《聲教廣被圖》的一個臨摹本²⁵。明初宮廷畫師將原圖元代舊地名逐一改為明代新地名，圖名改為《大明混一圖》。朝鮮名臣金士衡如法炮製，稍加增補，圖名改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無論如何，《大明混一圖》的製圖師就在洪武朝宮廷畫師當中。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推行文化專制政策，明初畫壇祇能向宮廷院體畫方向發展。洪武朝畫家皆元末畫派傳人，在畫法上繼承元代畫家遺風，尚未形成固定的院體畫派，畫風上較為多樣，而且有由元入明的畫家，如王冕、王蒙、倪瓚等。儘管他們當中也有入仕為官者，但是未能成為宮廷畫師。《大明混一圖》頗有沈周等人在明代中期創立的吳門畫派的藝術風格。吳門（今蘇州地區）在明代初年，繼元代諸畫家之後，產生過諸多山水畫家，他們大多在技法上和風格上追隨元代名畫家，如趙原、徐賁、陸廣、張羽、陳汝言、王紱、金鉉、馬琬、劉珏、杜履、姚公綬、俞泰、王一鵬等人。洪武年間以宮廷畫師名義在朝者，有趙原、周位（字玄素）、王仲玉、陳遠、朱芾、盛著等人，這些宮廷畫師皆有可能參與《大明混一圖》的繪製。

明太祖朱元璋令宮廷畫師據中外地圖畫過一幅世界地圖。史載：“洪武三年（1369），定宴饗樂章……八奏《大一統之曲》，名《鳳凰吟》：大明天子駕飛龍，開疆宇，定王封。江漢遠朝宗，慶四海，車書會同。東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圖中。”明代樂曲《喜昇平》也提到洪武三年繪製世界地圖之事。文中說：“乾坤同慶承平日。承平日，華夷萬里，地圖歸一。”²⁶關於這幅世界地圖的作者，弘治年間徐禎卿撰《剪勝野聞》記載：

太祖（即朱元璋）召畫工周玄素（即周位），令書《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²⁷



圖五 周位《淵明逸致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歷朝畫幅集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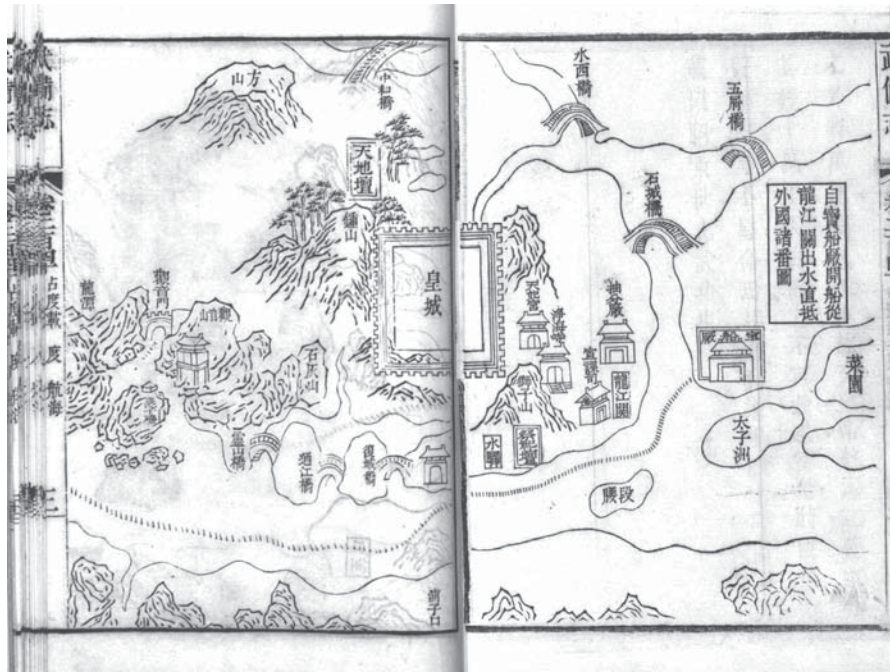
周位，字玄素，太倉州人（今江蘇太倉）。博學多才藝，尤工繪事。洪武（1368—1398）初徵入畫院，凡宮掖山水畫壁多出其手。有《淵明逸致圖》流傳於世，紙本水墨，25.4 米×24.9 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圖五）。本圖為周位存世孤本，曾為明代畫家沈周舊藏²⁸。

凡此表明，《大明混一圖》的海內部分取材於洪武初宮廷畫師周位所繪大型壁畫《天下江山圖》。如前所述，《大明混一圖》的海外部分實乃《聲教廣被圖》的臨摹改繪本，那麼，吳門畫師李澤民亦為《大明混一圖》的繪製作重要貢獻。

二、《鄭和航海圖》之製圖師

永樂三年（1405）起，鄭和多次率大明帝國海軍，從太倉劉家港遠航印度洋，史稱“鄭和七下西洋”。《明書·鄭和傳》記載：鄭和艦隊“凡至其國，皆圖其山川、城郭，條其風俗、物產，歸成帙以進”²⁹。這條遠洋航線刊於茅元儀《武備志·航海圖》天啓元年刻本，嚴從簡稱為《鄭和出使水程》³⁰，今稱《鄭和航海圖》（圖六）³¹。關於這幅航海圖的由來，《武備志》宋獻序記載：“其（指茅元儀）所採之書二千餘種，而秘圖寫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萬卷，而四方之搜討傳借不與焉。其為日凡十五年，而畢志一慮，則始於萬曆己未，竟於天啓辛酉。”³²

《鄭和航海圖》亦見於范景文、張可仕編南京兵部志《南樞志》明末刻本³³。該書總序先誇耀了一番明朝聲教遠及，最後說：“是以溯洪、永中外國來朝諸事詳紀之，至於西域一志、西洋一圖，皆永樂中武功也，掌於我職方。舉朝貢禮儀而



圖六 《鄭和航海圖》之南京圖

合志焉，爰志朝貢第十四共六卷。”所謂“西域一志”指《南樞志》卷一一一所記永樂十三年十月李達、陳誠出使西域一條附載陳誠的《西域番國志》。所謂“西洋一圖”則指《南樞志》卷一一三《西洋海道考》所附《航海圖》。該書卷一一三《西洋海道考》序文最後說：“今列當日航海圖於後，其西洋諸國志另有定編，不具載志《西洋海道圖》。”該卷附有《航海圖》，首頁右上角。標明“航海圖”三字，此圖所畫之山川、建築、林木均比《武備志》版《航海圖》精美。^④此外，《南樞志》卷一一〇提到《航海圖》為兵部職方司所有。《南樞志》版與《武備志》版《航海圖》不盡相同。嘉靖年間，茅元儀之父茅坤曾經出任南京兵部車駕員外郎，那麼，《武備志》版《航海圖》也許來自茅坤，或稱《茅坤海圖》。

關於《鄭和航海圖》的繪製年代，臺灣學者周鈺森注意到，圖上繪有洪熙元年(1425)所建淨海寺(圖六)，那麼，此圖必繪於鄭和第六次下西洋(1421—1422)以後。另一方面，圖上沒有鄭和艦隊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去過的天方(今麥加)，那麼，此圖必繪於宣德八年(1433)鄭和艦隊第七次下西洋返航之前^⑤。不過，據《靜海寺殘碑》記載，靜海寺是在永樂十七年(1419)明成祖敕令

重建弘仁普濟天妃宮完工後，新建的一座禪寺。靜海寺落成，適逢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歸來，便將海外帶回的海棠種植於寺內^⑥。換言之，《鄭和航海圖》繪於永樂十七年至宣德八年之間（1419—1433）。

《明實錄》記載：“宣德十年（1435）春正月甲戌，行在工部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太監王景弘等、南京工部，凡各處採辦一應物料並營造物料，悉皆停罷。”^⑦明英宗即位六個月後，又想到海外番國歲歲來朝的無限風光，打算再度派人下西洋，但是遭到朝中大臣阻攔，不了了之。成化年間，明憲宗重提下西洋之事。《殊域周咨錄》記載：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告吏，復令人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佞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撥其根。”^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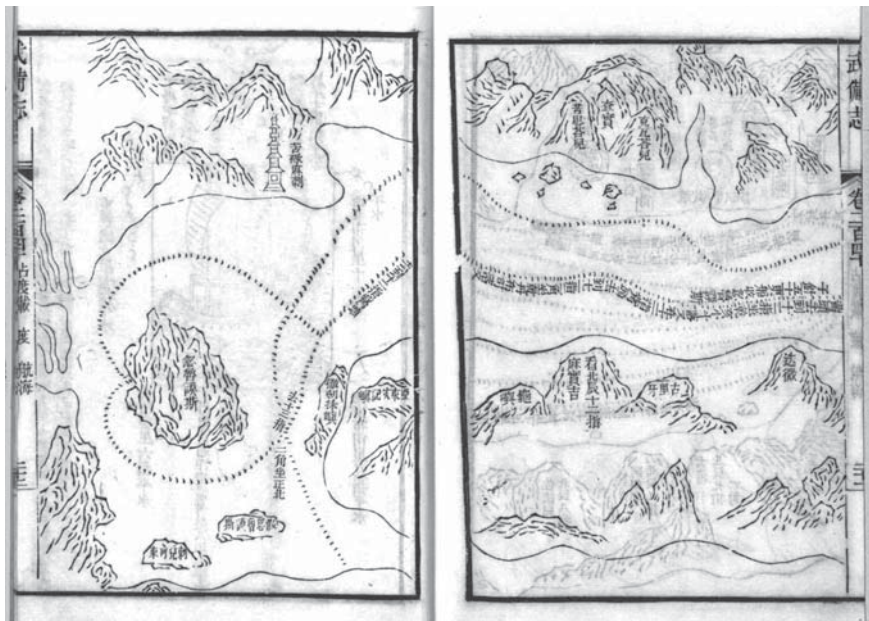
《鄭和出使水程》案卷包括許多下西洋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編制、航海日誌、帳目、航海圖等。不過，研究者認為，“遲至萬曆末年（1620）兵部仍存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劉大夏燒毀或藏匿鄭和檔案之說不足信，鄭和檔案可能在明末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佔北京城時毀於戰火^⑨。

近年周運中研究了《鄭和航海圖》的圖源，認為：“在鄭和船隊到達阿拉伯半島之前，阿拉伯海的航線已經被阿拉伯人、印度人使用了數千年，所以鄭和船隊很可能翻譯了阿拉伯人航海圖。……很多學者不願意說鄭和利用了外國人的舊航海成果，怕影響鄭和與中國人的形象。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把外文海圖翻譯成漢文或加以改繪，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⑩據《秘書監志》記載，元內府藏有一本波斯文世界地圖集。其文曰：“一奏：在先漢兒田地些小有來，那地理的文字冊子四五十冊有來。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們）的。有的圖子有也者，那遠的，他每（們）怎生般理會的，回回圖子我根底有，都總做一個圖子呵。怎生！”^⑪所謂“日頭出來處”指日本列島，而“日頭沒處”亦稱安達盧西亞。這

是阿拉伯人對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的稱謂，明史稱為“日落國”。從《秘書監志》的相關記載看，所謂“回回圖子”應該是一本波斯文世界地圖集。

中世紀阿拉伯最著名的地理學成就，首推《伊第利斯方形世界地圖》(*al Idrisi's World Map, Rectangular*)，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MSO Arabe 2221)。1154 年，阿拉伯地理學家伊第利斯(Muhammad al Idrisi)為西西里島諾曼王羅傑二世(Norman King Roger II)繪製此圖，亦稱 *Tabula Rogeriana* (羅傑圖板)。此後大約 300 年間，《伊第利斯方形世界地圖》一直是最精確的世界地圖。伊第利斯按照穆斯林傳統將北方置於底部，與現代地圖上北下南正好相反⁴²。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波斯灣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此後，波斯灣對外貿易口岸遷至霍爾木茲舊港，在伊朗東南境阿納米亞河(Anamia)上游，今稱“米納布”(Minab)，西距伊朗霍爾木茲甘省阿巴斯港約 80 公里。其名源於波斯薩珊第四位國王 Hormoz(或 Ormuz)，在波斯語中意為“光明之神”，唐代文獻稱作“鶴秣城”⁴³。據史迪費(A. W. Stiffe)考證，1296 年霍爾木茲王國從陸地遷往波斯灣口加隆島，建立霍爾木茲新王國。此後，加隆島改稱“霍爾木茲島”(Hormuz)，《鄭和航海圖》稱“忽魯謨斯”(圖七)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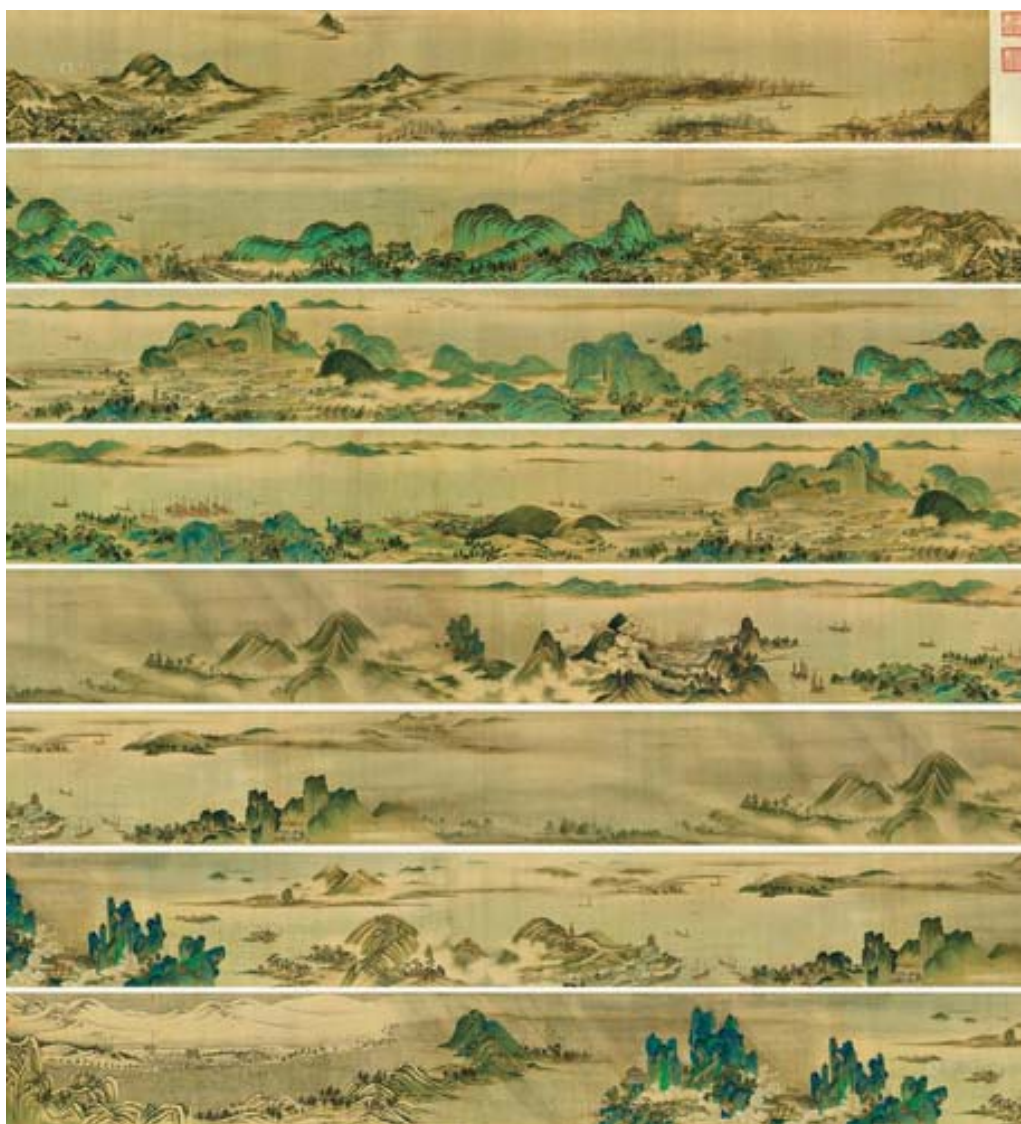


圖七 《鄭和航海圖》之波斯灣圖

近年《蒙古山水地圖》的發現，證實了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早年對《鄭和航海圖》原圖形式的猜測⁴⁵。向先生認為，“全部《航海圖》是仿照《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繪製而成的。因為用的是書本式（原來當是手卷式，收入《武備志》後改成書本式），自右而左”⁴⁶。

嘉靖十四年（1535），吳門畫師周臣創作過一件《長江萬里圖》手卷。周臣擅畫山水、人物。風格清新，唐寅、仇英曾從其學畫。高士奇評述周臣說：“畫山水師陳暹，於宋人摹李、郭、馬、夏，用筆純熟，所謂行家意勝耳。若與戴進（1388—1462）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兼工人物，古貌奇姿，綿密蕭散，各極意態。初臣以畫法授唐寅，及寅以畫名，或懶於酬應，乃請臣代作，非具眼莫辨也。”⁴⁷嘉靖十四年（1535）作《長江萬里圖卷》。此圖原為江蘇實業家劉國鈞敬修堂舊藏，採用手卷式，長達 20 米（圖八）。圖上題識：“大明嘉靖乙未（1535）歲菊月望日東邨周臣寫成。”⁴⁸李鱗作《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曰：“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止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當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⁴⁹縱觀全圖，周臣以吳門畫派典型的表現手法，用工筆青綠山水畫展現雄偉的萬里長江。圖上描畫捕魚、放艇、山樵、耕稼、觀瀑說文、水道貨商、官吏巡察、山城關卡、處處聯繫人物和景物，而工筆處精細，展現沿河兩岸繁華豐盛之世，充滿詩情畫意。《鄭和航海圖》原圖，正是這樣一幅青綠山水畫手卷。

問題是，明代前期幾個皇帝對江南文人、吳門畫師進行殘酷打擊，因為當年與朱元璋爭天下的張士誠以蘇州為據點，朱元璋把 1367 年蘇州久攻不下的原因歸咎於江南文人，所以明代朝廷徵召的多為江浙、福建籍畫師。有學者統計，“明太祖洪武至神宗萬曆年間，福建值殿供奉的畫家就有 22 人”⁵⁰。明代前期宮廷畫師以仿宋院體浙派為主，代表人物有謝環、李在、倪端、戴進、吳偉等，而吳門之士往往排斥在宮廷外。洪熙、宣德以後，來自閩、浙等地的畫師給宮廷繪畫帶來了新的風格，那麼，《鄭和航海圖》理應是一幅浙派山水畫長卷。殊不知，唐宋以來的青綠山水畫一直是中國山水畫重要表現形式之一，不唯吳門畫派獨有。



圖八 周臣《長江萬里圖》

浙派創始人戴進就畫過一幅青綠山水圖卷，名曰《靈谷春雲圖》(圖九)，現藏德國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East Asian Art Museum in Berlin)。全卷繪畫層巒疊嶂，千岩競秀，蒼松屹立，山間白雲，清泉飛瀑，草廬柴扉。作者運用青綠山水畫法，勾線填色，略施皴擦點染，更為落落大方，瀟灑自如。用色濃妍而又沉穩，特別是山間白雲以淡彩暈染，點線交織的樹木在雲中隱約可見，更顯蔥鬱華滋，山色空漾。據研究者考證，此圖為戴進晚年作品，約繪於正統末年至景泰五年



圖九 戴進《靈谷春雲圖》局部

(1449—1454)⁵¹。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靜庵,錢塘人(今浙江杭州)。36歲隨父進宮,宣德元年,“戴進征入畫院,直仁智殿”⁵²。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永樂末(1424),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⁵³可知,戴進之父戴景祥乃職業畫家,頗有造詣,戴進長於繪事,有家學淵源。坊間盛傳戴進早年為銀匠,不足為信。嘉靖辛丑(1541)李開先《中麓畫品》曰:

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如謝廷詢(即謝環)、倪端、石銳、李在等,則又文進(即戴進)之僕隸輿台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以得意者為首,乃《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江邊。畫家唯紅色最難著,進獨得古法。廷詢從傍奏云:“畫雖好,但恨鄙野。”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朝官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遂揮其餘幅,不經御覽。進寓京大窘,門前冷落,每向諸畫士乞米充口。而廷詢則時所崇尚,曾為閣臣作大畫,倩進代筆。偶高文毅谷、苗文康衷、陳少保循、張尚書瑛同往其家,見之怒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託非其人耶!”進遂辭歸。後復召,潛寺中不赴。嫁女無貲,以畫求濟,無應之者。身後名愈重,而畫愈貴,全堂非百金不可得。⁵⁴

據單國強考證，戴進因“見讒放歸，以窮死”，亦見明人陸深《儼山外集》卷五《春風堂隨筆》、何喬遠《名山藏》《錢塘縣誌》、聶純中《錢塘縣誌·外紀》及清人徐沁《明畫錄》卷二等⁵⁵。謝廷詢（一作庭循）生卒年不詳，名環，後以字行。關於謝環生平事跡，《翰墨林記》曰：“洪武初有盛名兩浙……永樂中召在禁近。宣宗皇帝妙繪事，天機神發，不假於學，供奉之臣，特獎重庭循……進官錦衣千戶，蓋授近職，使食其祿也。庭循益執謙虛，不倚為榮……”⁵⁶《畫史會要》記載：“謝環，字庭循。永嘉人。知學問，喜賦詩，吟詠自適。善畫。師張未起。馳名於時。永樂中召在禁近。宣宗妙繪事，供奉之臣特獎重庭循。恒侍左右，進官錦衣千戶。謝廷循，山水宗荆浩、關仝、米芾。”⁵⁷

謝環傳世真跡不多，就目前所知，有正統二年作《杏園雅集圖卷》，絹本設色，縱37釐米，橫401釐米，現藏鎮江市博物館（另一本藏於美國翁萬戈處）⁵⁸。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許論任太原巡撫時刊刻的《二園集》，其一為《杏園雅集圖》，內容描繪楊榮、楊士奇、謝環等九位名士的聚會⁵⁹。清宮舊藏《香山九老圖》，現藏美國克利夫蘭美術博物館；景泰三年作《水光山色圖》，現藏日本⁶⁰。1987年，江蘇淮安王鎮墓出土的一批古書畫中有謝環《雲山小景圖》⁶¹。李開先《中麓畫品》披露，謝環技不如人，唯恐戴進被皇帝看中，搶了自己的飯碗，就誣陷戴進。朱謀壘《畫史會要》卷四載：李在（字以政）於“宣德中欽取來京，入畫院……評者云：‘自戴文進以下，一人而已。’”⁶²宣德朝凡十年，那麼，戴進落難京城當在宣德五年（1430）左右，時年42歲。

然而，這個說法現在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戴進失寵可能是宣宗自己口味變化的結果，謝環則可能是戴進的友人而非敵人⁶³。戴進離開畫院後在北京居住了很長時間，與上層文人畫家和士大夫詩畫交遊，藝術創作相當活躍，畫竹名家夏昶、閣老楊士奇、楊榮、尚書王直，以及徐有貞（祝允明的外祖父）、劉溥等人，都與他交往甚密，評價很高。他的風格在北京走向成熟，約正統七年前後才離京返回杭州，賣畫授徒，成為浙派宗師⁶⁴。

據《明史·宰輔年表》記載，張瑛宣德元年以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閣為宰輔，宣德二年晉為尚書，宣德四年十月出閣改任南京禮部尚書⁶⁵。由此可知，謝環“為閣臣作大畫”在宣德四年（1429）十月禮部尚書張瑛改任南京禮部尚

書以前。《明史·楊士奇傳》記載：“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命兼兵部尚書，並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當是時，帝（指明宣宗）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即位也，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入，不稱，出為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⁶⁶可知楊士奇為宣宗朝首輔大臣。

楊士奇對謝環頗為讚賞，他在《翰墨林記》中評述說：“永嘉謝環庭循，清雅絕俗之士也，敬言行如處女，務義而有識，不慕榮，不幹譽，家無餘資而常充焉，有自足之意。知學問，喜賦詩，時吟詠自適。有邀之為山水之遊者，忻然赴之，或數日忘返。所交皆賢士君子。”⁶⁷我們認為，《中麓畫品》所謂“閣臣”指宣德朝兵部尚書楊士奇，而“大畫”則指洪熙元年至宣德八年間（1425—1433）宮廷畫師為兵部所繪《鄭和航海圖》。謝環為宣德朝首席宮廷畫師，奉命主持這項重大的國家工程，可是他卻讓窮困潦倒的戴進捉刀代筆，因而遭到四位朝中大臣的譴責。

三、《蒙古山水地圖》之宮廷畫師

明代中期以後，蘇州地區吳門畫派重新活躍起來，代表人物如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謝時臣等，回到繼承元代水墨畫法的文人畫派，並成為畫壇主流。明初以來，浙派畫師在宮廷的一統天下逐漸被打破。例如：吳門畫派領軍人物文徵明，正德末得巡撫吳中的工部尚書李充嗣舉薦，入朝應吏部試，嘉靖二年（1523）特授翰林院待詔，時年 54 歲，在京城做官三年⁶⁸。明代中期，受到官府重用的另一吳門畫師是謝時臣。嘉靖至萬曆間松江名士何良俊《四友齋畫論》記載：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⁶⁹

何良俊為明代中期松江名士，自幼閉門苦讀二十年。嘉靖貢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家有四萬卷藏書。自稱與莊周、王維、白居易為友，題書房名為“四友齋”。嘉靖年間，何良俊客居京師（今北京），“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

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歸”^①。著有《柘湖集》二十八卷、《清森閣集》《四友齋叢說》《何氏語林》《世說新語補》等專著^②。明代廢除元代“行省”,浙江省會杭州改設“三司”,也即承宣佈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何良俊比較看重吳門畫派文人畫,推崇文徵明,而對浙派代表人物戴進則評價不高,說戴進“終是行爾,此則限於人品”。謝時臣乃職業畫家,學習過南宋院體畫家的畫法,風格頗近戴進,故而遭到何良俊詆毀。謝時臣還為杭州官府作畫,換取酬金,更為何良俊所不齒。

殊不知,明代畫家為權貴作畫並非謝時臣一人,許多人為位權臣嚴嵩作畫,據《佩文齋書畫譜》卷九十八《明嚴氏書畫記》記載,嚴嵩收藏的謝時臣人物山水共“四十六軸”。據這份嚴嵩所藏書畫清單,以山水人物而言,戴文進作品最多,有九十軸,其次是吳小仙六十四軸,沈周三十四軸,文徵明六十一軸,唐寅四景人物山水十二軸,仇英青綠山水十三軸^③。

有證據表明,吳門畫派的仇英亦為杭州三司作畫。嘉靖三十六年(日本弘治三年,1557),浙江總督胡宗憲從日本九州誘使倭寇頭領汪直至浙江舟山並將其擒獲。其後,又在嘉靖三十七年(日本弘治四年,1558)將汪直囚於杭州按察司,“嘉靖大倭寇”由此告終。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幅吳門畫師仇英繪《抗倭圖卷》,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有此圖的臨摹本,名曰《倭寇圖卷》(圖十)。據陳履生考證,此圖是



圖十 仇英《倭寇圖卷》局部

工部尚書趙文華、浙江巡撫胡宗憲為記錄“嘉靖大倭寇”告終和自己的功績，邀請吳門畫師仇英繪製的^③。不過，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汪直到達浙江之前不久，趙文華因冒犯了權臣嚴嵩，又觸怒了皇帝，被就地免職了^④。據《明史·胡宗憲傳》記載，嘉靖三十九年，胡宗憲以平海盜汪直功加太子太保，晉兵部尚書^⑤。那麼，止有胡宗憲有可能邀請仇英繪《抗倭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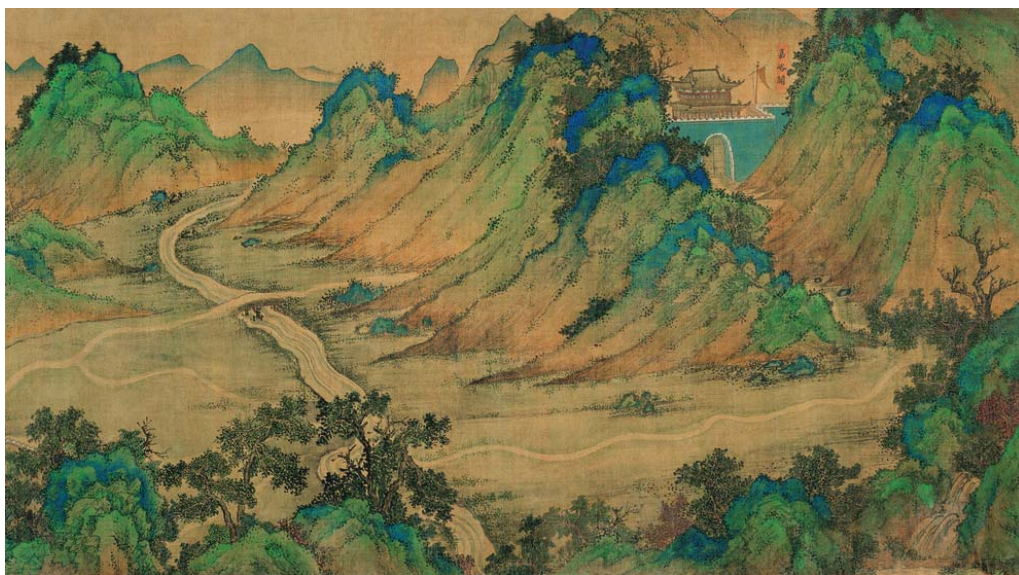
明人傳記屢屢提到謝時臣擅長巨幛長卷，頗有膽氣，壯偉有氣概。清代徐沁《明畫錄》卷三記載：“謝時臣，字思忠，別號樗仙，吳人。能詩，工山水，頗能屏障大幅，有氣概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兼戴吳二家派者也。別號與朱銓同，《明畫家》有兩樗仙。”^⑥清代董紹書《無聲詩史》點評謝時臣畫藝曰：“長卷巨幛，縱橫自如，氣勢有餘，韻秀不足。”^⑦今傳世的謝時臣之作，絕大多數是巨幛長卷，如《破窰風雪圖軸》《夏山飛瀑圖軸》等皆巨幅長卷。謝時臣對自己的長卷相當自信，他難得評說自己的繪畫，偶爾提到的多是長卷。《書畫題跋記》卷十二《謝時臣山水》曰：“明嘉靖廿六載丁未，吳門六十老人謝時臣遠遊荆楚，登太和，次大別，梯黃鶴樓，涉匡廬，下揚子江。舟中推蓬取興，敢與溪山寫真，積成長卷，計三幅。遙寄嘉禾少溪草堂，少溪賞識名家，此筆得所歸矣。”《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十七著錄此圖，題為“江山圖長卷”^⑧。

與吳門畫家多固守藝術象牙塔而甚少出遊不同，謝時臣遍遊名山大川，故其畫作既深具筆墨神采，又得山川之氣韻，益顯蒼古而富氣概。吳門畫派領袖文徵明晚年題其山水冊，對此也讚譽有加，稱讚謝時臣：“往歲嘗客杭州，又嘗東遊天台、雁蕩，南曆湖湘，皆天下極盛之處。此畫雖其學力所至，要亦得於江山之助。”何良俊把謝時臣歸類為浙派畫家止是一家之言。

謝時臣長期生活在吳門（今蘇州地區），與吳門派文徵明以下許多畫家和文人都有交往，並獲得了他們的一致認可。《朱卧庵藏書畫目》著錄《謝樗仙西江圖》，後有文森、吳大淵、文徵明、唐寅、朱元吉等五人題詩，可見吳派畫家和文人對謝時臣的認可。《味水軒日記》卷七記載，謝時臣 61 歲時仿沈周風格作山水長卷，謝時臣在圖上題款云：“前輩石田沈先生，畫法宗荆、關、巨然。石翁用筆清古，往往超出過之。僕私淑石翁有年，時嘉靖二十六載丁未，燈下寫成長卷，計紙六段，深愧筆力生澀，遠不迨石翁濡染難言之妙，是亦邯鄲人學步，並失其故也；抑亦人品不牟，而藝有優劣，不可強而及矣。樗仙謝時臣記。”^⑨

我們懷疑，謝時臣被“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實際上是受京師兵部之託，繪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在沈周的巨大影響下,謝時臣的山水畫取法於沈周,這在當時,還不僅僅是蘇州地區的通例,很少有人能在繪畫上避開沈周的影響。謝時臣又與文徵明友,文徵明是沈周的高足弟子,當然不免會更加仰慕沈周。又與周臣、唐伯虎、仇英等交遊,其畫風不免也受到宋人山水的影響。又仿戴進、吳偉的畫法,前人對這一點很在意,無論是表彰還是批評,都經常說謝時臣‘外兼戴吳二家派’”^⑧。謝時臣生於成化二十三年(1487)。如果《蒙古山水地圖》創作於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間(1524—1539),正值謝時臣藝術生涯鼎盛時期(約37—52歲)。《蒙古山水地圖》之《嘉峪關圖》(圖十三)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仇英《歸汾圖》(圖十四)所繪山關如出一轍,說明兩圖使用了同一粉本。



圖十三 《蒙古山水地圖》之《嘉峪關圖》

綜合全文的討論,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大明混一圖》的海內部分根據明初宮廷畫師周位《天下江山圖》繪製,而海外部分則根據元代吳門畫師李澤民《聲教廣被圖》改繪,那麼,周位和李澤民皆為《大明混一圖》繪製者之一。第二,《鄭和航海圖》為南京兵部藏圖,有《武備志》天啓元年和《南樞志》崇禎末年兩個刻本,主要根據伊斯蘭地圖和鄭和艦隊實測圖繪製。此圖原本為青綠山水畫形式,由內閣首輔大臣楊士奇委託謝環主持繪製。宣德年間戴進落難京城時,被謝環請去“為閣臣作大畫”。所謂“大畫”當即《鄭和航海圖》,那麼這幅航海圖是宣德朝首席宮廷畫師謝



圖十四 仇英《歸汾圖》局部

環在戴進的協助下繪製的。第三,《蒙古山水地圖》繪於嘉靖三年至十八年,現存 30 餘米,原圖長達 40 餘米。嘉靖初年中國畫壇能創作“長卷巨幀”者唯有吳門畫師謝時臣。嘉靖年間謝時臣被“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我們認為,謝時臣很可能是受杭州三司之託協助宮廷畫師繪製《蒙古山水地圖》,那麼,謝時臣實乃這幅絲綢之路長卷的主要繪製者。

2015 年 5 月 22 日於京城藍旗營寓所

注 釋

- ① 汪前進、胡啓松、劉若芳《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卷,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55 頁。
- ② 《明史·太祖本紀》,[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1 頁。
- ③ 劉新光、李孝聰《狀元羅洪先與〈廣輿圖〉》,《文史知識》2002 年第 3 期,第 26—34 頁。
- ④ [日]杉山正明《東西の世界図が語る人類最初の大地平》,《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2007 年版,第 54—83 頁;孫果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地圖》2005 年第 4 期,第 89—90 頁;[日]宮紀子《〈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への道》,《モンゴ

- 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6 年版，第 487—651 頁。
- ⑤ 汪前進等，前揭文，第 54—55 頁；孫果清，前揭文，第 89—90 頁；李宏為《沈寂數百年 一鳴傳天下——〈大明混一圖〉引起世人關注》，《歷史檔案》2004 年第 1 期，第 133—136 頁。
- ⑥ 陳佳榮《清浚元圖記錄泉州對伊斯蘭地區的交通》，《海交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27—33 頁。
- ⑦ 《水東日記》中華書局點校本稱此圖為“《廣輿疆理圖》”。該書以康熙十九年葉氏賜書樓印本為底本，但是無附圖（[明]葉盛撰，魏中平校點《水東日記》，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169 頁）。
- ⑧ [明]宋濂《宋濂全集·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3 頁。
- ⑨ 陳佳榮《現存最詳盡、準確的元朝疆里總圖——清浚〈廣輪疆里圖〉略析》，《海交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30 頁。
- ⑩ 周運中《〈大明混一圖〉中國部分來源試析》，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中古時代後期東亞的寰宇圖與世界地理知識》，鳳凰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0—119 頁。
- ⑪ [元]王士點、商企翁編次，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6 頁。
- ⑫ 劉迎勝《唐元時代的中國伊朗語文與波斯語文教育》，《新疆大學學報》1991 年第 1 期，第 18—23 頁。
- ⑬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0.
- ⑭ [美]希提著，馬堅譯《阿拉伯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 1990 年版，第 454 頁；馬建春《元代東傳回回地理學考述》，《回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4—18 頁。
- ⑮ 希提，前揭書，第 453 頁。
- ⑯ 費瑯，前揭書，第 323 頁。
- ⑰ 關於加茲溫尼《圓形世界地圖》1537 年波斯文譯本，參見美國國家醫藥圖書館網頁—NLM Adds Rare Persian Manuscript, al-Qazwini's "The Wonders of Creation" (http://www.nlm.nih.gov/news/turn_pages_persian.html)。
- ⑱ 承蒙王一丹教授釋讀圖上阿拉伯文，謹致謝忱。
- ⑲ 張文《瞭解非洲誰佔先？——〈大明混一圖〉在南非引起轟動》，《地圖》2003 年第 3 期，第 7—15 頁。
- ⑳ [日]青山定雄《元代の地図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 8 卷，東京，1938 年版，第 1—49 頁。
- ㉑ 陳佳榮，前揭文，第 2 頁，注釋 2。
- ㉒ [明]羅洪先《念庵集》卷十《跋九邊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杭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6 頁。
- ㉓ 陳得芝《〈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西域地名考釋》（劉迎勝主編，前揭書，第 6—7 頁）。
- ㉔ [元]烏斯道《春草齋文集》卷三，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83—1986 年版,第 226 頁。
- ②⑤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圖》,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 頁。
- ②⑥ 參見《明史·志第三十九·樂三》(張廷玉等,前揭書,第 1560 頁)。
- ②⑦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收入[明]鄧世龍著,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卷三,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頁。
- ②⑧ 付陽華《中國畫“淵明逸致圖”的漸次豐滿》,《文藝研究》2006 年第 9 期,第 131—138 頁。
- ②⑨ [清]傅維麟《明書》卷 15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0 冊,齊魯書社 1996 年版,第 330 頁。
- ③⑩ [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中華書局 1993 年版,第 307 頁。
- ③⑪ 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 1961 年。據周運中考證,向達整理本為清初刻本,明天啓元年刻本見北京故宮博物館藏本([明]茅元儀輯《武備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53—358 冊,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版),詳見周運中《論〈武備志〉和〈南樞志〉中的〈鄭和航海圖〉》,《中國歷史地理叢》2007 年第 2 輯,第 146 頁。
- ③⑫ 參見《中國兵書集成》第 27—36 冊《武備志》,解放軍出版社、遼沈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③⑬ [明]范景文編《南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東地方》第 453 種,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卷九記載:“范景文《南樞志》一百七十卷(本注:張可仕同輯)”,可知張可仕參與了此書的編纂([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 頁)。
- ③⑭ 周運中,前揭文,2007 年版,第 145 頁。
- ③⑮ 周鈺森《鄭和航路考》,臺北,海運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9—50 頁。
- ③⑯ 此碑照片收入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下冊,齊魯書社 1983 年版,第 46 頁。
- ③⑰ 參見《明實錄》卷一一五(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臺北,1962 年版,第 2597 頁)。
- ③⑱ 嚴從簡,前揭書,第 307 頁。
- ③⑲ 王宏凱《劉大夏焚毀鄭和出使水程質疑》,《鄭和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海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頁。
- ④⑩ 周運中《鄭和下西洋阿拉伯海航線考》,《暨南史學》第七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5—146 頁。
- ④⑪ 王士點、商企翁編,前揭書,第 74 頁。
- ④⑫ Ahmad, S. Maqbul, “Cartography of al-Sharif al-Idrisi,” J. B. Harley and 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1: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nd South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56-174.

- ④③ 陳佳榮、謝方等編《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 1986 年版，第 851—852 頁。
- ④④ 宋峴，前揭書，第 64 頁；A. W. Stiffe, *op. cit.*, pp. 12-17.
- ④⑤ 林梅村，前揭書，2012 年版。
- ④⑥ 向達整理，前揭書，第 4 頁。
- ④⑦ [清]高士奇撰《江邨銷夏錄》卷三，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1 年版，第 446—447 頁。
- ④⑧ 楊仁愷著《國寶沉浮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73 頁。
- ④⑨ [明]李鱗《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收入唐順之撰《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年版。
- ⑤⑩ 穆益勤編《明代院體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7 頁。
- ⑤⑪ 顧國蘭《淺析戴進〈靈谷春雲圖〉》，《國畫家》2005 年第 2 期，第 66—67 頁。
- ⑤⑫ 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3 頁。
- ⑤⑬ [明]郎瑛《七修類稿》，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 頁。
- ⑤⑭ [明]李開先《中麓畫品》，收入王伯敏、任道斌編《畫學集成》，河北美術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 頁。
- ⑤⑮ 單國強《戴進》，吉林美術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8—124 頁。
- ⑤⑯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續編》卷四《翰墨林記》，收入穆益勤編，前揭書，第 18 頁。
- ⑤⑰ [明]朱謀壘《畫史會要》，收入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第 1 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79 頁。
- ⑤⑱ 陸九皋《謝廷循〈杏園雅集圖卷〉》，《文物》1963 年第 4 期，第 24 頁。
- ⑤⑲ 參見世界數字圖書館《二園集：杏園雅集圖、竹園壽集圖》網頁 (http://www.wdl.org/zh/item/296/#languages=zho&item_type=book)。
- ⑥⑩ [日]原田尾山纂《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東京，大塚巧芸社昭和十三年(1938)；尹吉男《明代宮廷畫家謝環的業餘生活與仿米氏雲山繪畫》，《藝術史研究》第九輯，2007 年版，第 103 頁。
- ⑥⑪ 江蘇省淮安縣博物館《淮安縣明代王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第 3 期，第 4 頁；尹吉男《關於淮安王鎮墓出土書畫的初步認識》，《文物》1988 年第 1 期，第 67 頁。
- ⑥⑫ 穆益勤編《明代院體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年版。
- ⑥⑬ [日]鈴木敬《明代繪畫史研究——浙派》，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木耳社 1968 年版；宋後楣《元末閩浙畫風與明初浙派之形成二》，《故宮學術季刊》1989 年第 1 期，第 127 頁。
- ⑥⑭ 邵彥《明代永樂宣德宮廷繪畫藝術》，《文物天地》2010 年第 10 期，第 27 頁。
- ⑥⑮ [清]張廷玉等，前揭書，第 3319 頁。

- ⑥ [清]張廷玉等,前揭書,第4133頁。
- ⑦ [明]楊士奇,前揭書,第18頁。
- ⑧《明史·文苑三·文徵明》記載:“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待詔”(張廷玉等,前揭書,第7362頁)。
- ⑨ [明]何良俊《四友齋畫論》,收入《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03卷二十九,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495頁)。
- ⑩ [清]錢謙益《何孔目良俊》,收入《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頁。
- ⑪ 李玉安、黃正雨編《中國藏書家通典》,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頁。
- ⑫ 金建榮《謝時臣繪畫考述》,《藝術百家》2008年第5期,第110頁。
- ⑬ 陳履生《紀功與記事:明人〈抗倭圖卷〉研究》,《中國國家歷史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2期,第8—33頁;收入呂章申主編《百年國博紀念學術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⑭ [美]牟復禮、[英]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頁。
- ⑮ 張廷玉等,前揭書,第5414頁。
- ⑯ [清]徐沁撰、印曉峰點校《明畫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頁。
- ⑰ [明]姜紹書撰、印曉峰點校《無聲詩史 韻石齋筆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
- ⑱ 金建榮,前揭文,第108頁。
- ⑲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頁。
- ⑳ 金建榮,前揭文,第107頁。